

容闳(1828—1912)

容闳,1828年生,广东香山南屏镇人。他品格高尚,精力过人,而且才华出众,是我国晚清的一名杰出人才。容闳出身贫困,少年时期为贴补家庭,过早地从事各种农业、手工业与小商业劳动,目睹当时中国普遍贫困落后的景象。17岁时获得机会赴美国留学深造,并成为耶鲁大学首位毕业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终生苦心孤诣要实现理想是中国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美国,以学成回国实现中华复兴。他是西学东渐革新中国的先驱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维新与革命领袖,都曾受过他的影响。

容闳在大学期间早已表现出了外语论说方面的天才,并令许多美国人青眼相待。回国之初的笔译能力,又多次惊动上海滩。他的终生志愿

并非以翻译为职业,但有时为了谋生,也从事过各种口译与笔译工作。他是晚清首位由中国人担任的翻译官员;他在外国译员主导的香港审判厅任译员,反对外国译员的歧视;在上海海关任译员,则耻于与损害国家利益贪污无德的通事为伍;他翻译西方资料与书籍,完全以有益于国家社会为出发点;他的笔译质量受到中外人士的好评。

容闳“幼童留美”报效祖国的美好理想,虽因清廷腐朽、官员昏庸而中途夭折。但是,许多归国幼童后来虽然没有发展为改造中国的科学家、思想家,却发展为中国早期的外交翻译人才。他们不仅成才于同文馆出身的外交翻译官员之前,而且在外语能力与了解西方文化方面均占优势。因此,容闳是我国早期睁眼观世界的优秀代表人物,是西学东渐的先驱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同时,他也是中国翻译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

第一节 艰难求学 理想形成

一、出身贫困 留学坎坷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南屏镇（现属珠海市）人。有兄、弟、姐各一人。七岁时因家庭贫困，只得进入一所教会学校，以便免费读书，容闳在该校初步学习了英语。该校系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 德国人）与其夫人所办，但不久停办，他只得在家自学中文。12岁时，容闳的父亲病故，家庭益发贫困，主要依靠兄长从事渔业生产养家糊口。为了贴补家用，年幼的容闳也不得不从事各种劳动，以贴补家用，他先后贩卖过糖果，折叠过书页，常常竟日劳作长达十余小时。因此，勤奋努力学习知识，立志改造贫困祖国，成为他心中早年已深埋的种子。

1841年，13岁的容闳因郭实腊夫人的关照，再次进入教会学堂

澳门玛丽逊学校免费就读,全班总共才六人。上午学习英语,下午学习算术、地文。主持校务的是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勃朗先生(Rev. S. R. Brown)。1846年,勃朗准备回国。由于他热心操办,香港数名英、美籍商人愿意提供资助,容闳得以随其远赴美国求学。同行者还有黄胜与黄宽二人。

1847年1月,勃朗携容闳等人由广州黄埔坐船出发。船过好望角,入大西洋,经圣希利那岛,期间曾登约姆司坦(Jamestown)游历,并参观了拿破仑墓。经历海上三个月的颠簸,是年4月,他们终于抵达了纽约。当时纽约人口仅20—30万,他们无心停留。再次搭船北上,经纽海纹、东温若(East Windsor),抵达马萨诸塞州,最终进入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

第一年,三人便被编入英文班中学习,除英文课外,他们还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与哲学等课程。香港商人的资助只是两年,原本学习两年后便需回国。但两年期满时,资助人愿意资助他们赴英国的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黄胜在美一年半时因病已经提前回国,黄宽则愿意赴英国留学。容闳计划入读恩师勃朗博士的母校耶鲁大学,他毅然决定留在了美国。

此时容闳若同意毕业后担任传教士,孟松学校便愿资助他进入大学学习。但容闳考虑的是:“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中国者为之。”同时,他考虑“盖人类有应尽之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容闳 1985: 58—59)。于是容闳婉拒了孟松学校的资助,以实现早就牢固树立的理想,学习知识回国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

二、大学期间 树立理想

容闳为了投考耶鲁大学,曾学习拉丁文15个月,希腊文12个

月,数学 10 个月,最后顺利考上了耶鲁大学,此为 1850 年夏天。适逢其时,恩师勃朗南行探视其姊返回,为容闳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即,他又一次为容闳争取到了资助,经其努力佐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的会员愿意资助容闳。为了使学费与生活费更为充裕,容闳在大学期间边学习边打工。他为图书馆管理过图书,也为食堂购买过菜蔬。

在耶鲁大学的第一年,虽然数学成绩有时不及格,但容闳已表现出了很高的外语天赋。他在 98 名美国同学中脱颖而出,两次英文写作成绩获得第一,表现极为抢眼。容闳在《西学东渐》(*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对此有所记载,自此校中师生均对他这位中国学生“异常器重”。1854 年,容闳顺利毕业,成为在美国顶级大学毕业的第一位中国人。

容闳的毕业成了耶鲁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不少美国人赶来参加这次毕业典礼,就是为了一睹这位“名誉颇佳”的中国留学生的风采。有一位布什内耳博士曾经在美国报纸上读过容闳发表的数篇文章,对他的“经国之才”很为赞赏,于是他一定要赶来以与容闳结识。容闳会晤该博士时,表现得十分谦虚得体,耶鲁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毕业生,给许多美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吐依曲尔氏之讲演,转引自容闳 1985: 159)。

毕业后何去何从? 各种劝诱纷至沓来,或劝其居美,或诱其回国传教。但是,容闳认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 1985: 62)。于是容闳婉拒了各种劝诱。

实际上,容闳在耶鲁期间,与同学卡特勒(Carrol Culter)的数次散步长谈中,早已讨论并在脑中初步形成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的计

划。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自序中,更明确地谈到:“遣送幼童留美诸事,此盖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孤诣以从事者也”(容闳 1985: 12)。

虽然容闳已加入美国籍,还是于 1854 年 11 月毅然决然离开留学八年,并已生活习惯的美国,乘船返回中国,以实现自己多年的理想,努力促成中国幼童留学美国事项,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播撒下种子。

第二节 译书为谋生计 译事实现理想

一、蹉跎岁月 等待时机

阔别祖国八年的容闳回国后,通过短暂的复习中文,便很快实现“再本土化”。为了生计,他先后不得已从事过多种工作。首先在香港审判厅充当翻译,因不愿受洋人翻译与上级的歧视排斥,愤而辞职。接着赴上海,在上海海关再任译员,不久便发现海关的中外通事,均贪财与客户勾结,损害国家税务,遂又因羞于为伍而离职。后来他又为洋人公司,短期担任过书记半年。该公司歇业后,他便以“译书自食”。因此,容闳回国初期的工作都与口译、笔译工作相关。

担任翻译工作当然不是容闳回国的目标,但是意想不到的,正因为译事使他实现“幼童留美”计划出现了希望。由于好友曾寄圃的推荐,他将一篇哀悼某洋行行主的中文诔文,译成英文,且远胜一名英国外交官员所译,因此他迅速闻名于上海的中外名流之间。再因曾

寄圃的引荐,容闳认识了著名算学家与科学翻译家李善兰,转为李善兰之荐得以认识曾国藩,后来正是由于曾国藩等重要官员的推动,清廷批准实现了他终生的理想。可以说,中国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的实现,实以容闳优异的中译英技能为发端。当然,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容闳一度又为美国宝顺公司工作,本意结识上海中外富商,转而结识中国官员,以有助于推动幼童留美计划。不意数年间,他在往返上海、江西、湖南、湖北调查茶叶行情期间,初步了解了太平天国的一些情况。容闳想,既然太平天国初以信仰上帝教为旗帜,说不定可依靠太平天国实现幼童留美的计划,因为美国也是一个笃信上帝的国家。于是,他于1860年与几名中外人士一起访问了太平天国的玕王。玕王洪仁玕在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前,曾在香港担任过教职,对国外先进情况也有所见识;加之,容闳居港期间又与他相识。于是,容闳会见玕王时直接向他提出了七项建议,其中四项与加强教育有关。若两人谈话投机,容闳便打算再提出派遣幼童留美事宜。

洪仁玕虽然热情接待了容闳一行,但对于其七项建议的答复,却含糊其辞不及要领。洪仁玕只是因容闳博学,而授予容闳“义”字四等爵的太平天国官位,希望他留下助政。容闳知道,通过太平天国政权实现幼童留美计划已不可能。此时,他只得继续在九江担任茶叶经理以候新的时机。这一待,光阴蹉跎瞬息又是三年。

二、机遇来临 得而复失

1863年,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机。先有早期朋友张斯桂(曾国藩幕僚)致函容闳,信中称曾国藩久闻容闳盛名,“亟思一见。”容闳与张斯桂仅为相识,但并非知交。因知王韬通太平天国遭通缉之事,容闳怀疑自己访洪仁玕事发,张斯桂来函系曾国藩欲诱捕自己。故虽想借

助高官实现幼童留美计划,仍“踌躇再三,拟姑复一函,婉辞谢却”,决定暂时不予应召。过了两个月,张斯桂不仅第二次给容闳发来信函,并且内附李善兰的一封信件。此前李善兰在上海与容闳相识,且彼此互相尊重。

李善兰在此信件中说,曾国藩办理洋务重视人才,不仅自己因通晓数学已招致曾国藩麾下,“某某二君”(指徐寿、华蘅芳)也以“研究机器学有素”,今亦受总督之聘居于安庆,云云。李善兰在信中称赞容闳既受美国先进教育,又有报国之心后,于信尾谓:曾国藩有一件极重要事情,欲专门委任容闳办理,故劝容闳速往安庆会晤曾国藩。紧接着容闳又得到张斯桂、李善兰的信函,称曾国藩要容闳“弃商业而入政界,居其属下任事”。容闳此时考虑“不意得此机缘,有文正(曾国藩)其人为余助力,予之教育计划当不患无实行之时”(容闳 1985: 105—107)。于是,容闳决定应召前赴安庆会晤曾国藩。

是年秋天,容闳抵达安庆曾国藩大营,很快得到了曾国藩的召见,问起他在美国的学习,赞扬了他的胆识气度,并询问他是否愿在麾下担任军职,对此容闳不解其意未予贸然答复。数日后的一个晚上,在安庆任家坡一个宾馆内,容闳与张斯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四位老友欢聚一堂。他们问及容闳会晤曾国藩情况,并就容闳此来任务,谈起了曾国藩欲购买西方机器建军工厂事项。容闳根据美国所见,认为应先购买用以制造一般机器的工作母机(即车、铣、刨、磨等机器),然后用之生产制造枪炮与其他装备的专用机器。其他人员认为容闳此论正确,均加以赞同附议。故不久曾国藩向容闳征求购买机器事,他答以购买母机为先。于是曾国藩授容以全权,并以五品军功衔赴美考察,购买工作母机(汪广仁、徐振亚 2000: 21—23)。

1863年10月,容闳从上海出发,先赴伦敦考察了有关的机器制

造厂。1864年2月,容闳抵达纽约,在美经过调查购买机器后,翌年春返回上海。曾国藩对容闳此行购买机器十分满意,特授五品实官,并以候补同知衔在江苏行政署任译员。因此,容闳成为晚清翻译官员的第一位中国人。他所购回的工作母机,曾国藩调往上海李鸿章正在扩建的机器厂,这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江南制造总局,因此,容闳对该局的创建是有贡献的。

当时担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颇具开放眼光,他与容闳相处十分融洽。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省巡抚,容闳便向他提出了幼童留美事项。丁日昌认同他的计划,并代容闳向清廷条陈此议。但是主理条陈的相国文祥,不久却因“丁艰”退職三年,关于幼童留美之条陈随即胎死腹中,刚刚获得的机遇化为了泡影。

三、理想实现 结局可叹

直至1870年春,机遇方始再次来到容闳面前。当时天津发生仇教事件,导致教堂被焚、教众被杀,从而引起了法国很大的不满。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大臣奉命调停,丁日昌急招容闳赴天津担任译员。教案调停完毕后,趁四大臣未散时,容闳请丁日昌、曾国藩重提幼童留美事项。这次四大臣均高高兴兴同意联衔上奏朝廷。

是年冬,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正式得到了朝廷的硃批。于是幼童留学事务所很快成立,陈兰彬与容闳二人分别担任正副监督。1872—1875年,征选的120名幼童,分四批先后抵达美国留学。陈兰彬后来转任驻美公使,容闳则兼任副公使。后任正监督先为区鄂良,继为吴子登。以后数年间,由于陈、吴二人思想顽固保守,累累上书李鸿章,诬告留美学生品行不端,误入邪教,“西化”后必然有害于国家与社会,云云。维护学生的容闳常与陈、吴发生争执,但当时曾国

藩已故,继管留美学生事务的李鸿章却首鼠两端。李鸿章惯于揣摩朝廷意志,故虽从中调停却不肯出力,不愿“为学生援手”。清廷听信陈、吴二人谗言,下旨停办留学生事务所。

1881年,留美学生均被迫退学,凄然离开美国回国。容闳多年提倡幼童留美以推动祖国复兴的计划,就此半途而废,实在令人扼腕,这也折射了昏庸腐朽的满清王朝实已无药可救。

第三节 丰富出色的翻译活动

容闳回忆七岁被父母送入洋学堂时,写道:“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途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父母独命予入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容闳 1985: 42)或许其父母确实为港澳首开风气所染,希望容闳能成为一名出人头地的翻译或买办。

容闳具有外语与翻译的天才。但是,容闳并不愿以翻译或买办为终生职业,他早就立下了自己宏伟的理想。他终生“苦心孤诣”从事的事业,是实现幼童留学美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以回国改造与复兴中国。

然而容闳回国后,有时为了生计,曾多次从事过口译与笔译工作。同时,他因译事认识李善兰进而结交曾国藩;因任政府译员结交

丁日昌；又因处理教案时担任曾国藩、丁日昌等四大臣的译员，一步一步地最终实现了遣送幼童留学美国的终生理想。下面我们介绍容闳一生中丰富的口译活动、出色的笔译活动及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贡献。

一、晚清出色的口译人员

（一）返回船中的口译趣事

容闳在其《西学东渐记》中，记下了他学成回国时第一次口译活动的趣事。记曰：“船近香港时，有领港人至船上。船主见其为中国人，乃请予为舌人，询其近处有无危险之暗礁及沙滩。予默念此暗礁与沙滩者，中国语不知当何辞，久思不属，意莫达其意。幸领港人适解英语，乃转告予以暗礁、沙滩之中国名词”（容闳 1985：65—66）。阔别祖国八年，容闳回国的第一次口译活动不太成功。因此，容闳回家后首先复习中国语言，以实现“恢复本土化”。

（二）为外国人担任书记

美国传教士派克(Parker)是一名医学博士，已在广东从事医学传教多年，当时美国政府刚刚任命他代行美国驻华公使事宜。他见容闳留学美国归来，知其又是自己耶鲁大学的校友，于是他便聘请容闳担任书记。容闳由于试图通过派克结交中国达官贵人，实现其幼童留美理想，于是应聘该项工作。这种为外国机构担任书记的工作，自然经常会担任一些口译与笔译的工作。

（三）担任审判厅译员遭忌恨

容闳真正的第一项译员工作，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担任译员。

任职时为求有更好的前途,他计划边工作边学习法律。一些英国律师深恐他今后会垄断华人的诉讼案件,便在香港各种报纸上“连篇累牍,肆意攻击”容闳。此外容闳学习法律师从别人,而非该审判厅的总律师,从而又得罪了这位顶头上司。因此,尽管容闳英语华语均佳,该总律师却在容闳“每相值于法庭翻译时,辄事事苛求予(指容闳)短”(容闳 1985: 71—72)。至此,容闳不仅不再想学法律,并且毅然辞去了译员的工作。容闳后来回忆此事,认为未能发展为律师实为一件幸事。确实如此,中国近代少了一名早期的中国律师,但却因此产生了一位促进西学东渐的重要历史人物。

(四) 羞与不良通译为伍

1856年8月,容闳离开令他伤心的香港转赴上海。不久他又在海关谋得翻译一职,薪金还比香港高等审判厅的高出了许多。但是工作三个月以后,容闳发现海关的其他中外通事,多与商人“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容闳一贯洁身自好,深恶这等贪污受贿损害国家利益之行径,与之为伍颇为不屑。不久,他便决定辞去第二份翻译工作。

不日他专访海关总税务司,故意问他自己在海关工作,日后能否升至总税务司。答复是“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如此歧视华人之答复,促使容闳立即提出了辞呈。总税务司以为他嫌工资低,许诺其月薪增至二百两以图挽留。但是,容闳认为,海关诸通事及其余职员,几乎无一不受贿赂,即使自己独善其身,处于此浊流之中,也决不可能实现他早已抱定的理想。他的辞行令那些无良同行通事们,个个不可理解。容闳为此记曰:“燕雀不知鸿鹄也”,又叹息自己回国未及一年,工作已换了三次,志向太高颇难实现,但即便如此他也决不改变自己的理想。

从此,容闳在漫长的岁月中,边为生计从事种种工作,边等待机缘以实施“幼童留美”之理想。

(五) 首份政府译员工作

1863年,经友人张斯桂、李善兰多次之荐,容闳终于答应赴安庆应曾国藩之召,目的是通过这位高官向朝廷建议派遣幼童留学美国。容闳首先赴美为曾国藩完成了购买机器的事项,事成后曾国藩“极为嘉许。乃以予(指容闳)购办机器之事,专折请奖……遂得特授五品实官”,此为特例。曾国藩在其专折中称赞“容某为留学西洋之中国学生,精通英文……庶几宏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材。拟请特授以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补用”(容闳 1985: 119)。

1865年10月,容闳以候补同知身份,在江苏省行政署担任译员。这是容闳担任的第一份中国政府的翻译工作,他也是中国政府内担任翻译官员的第一位中国人,而且是五品候补同知衔。此前中国政府因无中国翻译人员,只得请外国人担任。例如,乾隆初期任俄国人罗索兴为理藩院俄语译员;中俄尼布楚条约会谈中,清廷用徐日升、张诚二传教士为拉丁语翻译,等等。而这些外国翻译人员,拿了中国政府的钱,却常常做着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

例如,罗索兴(伊拉里昂·罗索兴,俄国人,1707—1761)就利用担任译员之机,于乾隆二年(1737)盗窃我国一份详细地图并托瑞典人郎喀(Laurent Lange)带回俄国枢密院(黎难秋 2002: 72)。又如,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45—1708,葡萄牙传教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法国耶稣会士)二人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会谈时,也与俄国拉丁文翻译暗通关节,做了一些不利我国的事情。而中国同文馆自己培养的学员成为正式外交翻译官员,不仅时间比容闳晚,而且

外语与了解西方这两方面的专业水平,也远远不如容闳。

(六) 教案调停任翻译

容闳应丁日昌之急召,参加了天津教案最后数次的调停谈判,当然也是签订正式协议的关键谈判。作为一名通晓中西事务,善于与洋人交涉,又有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经验的容闳,对于完成教案调停,应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前所述,以此为契机,经四大臣的帮助,容闳得以向实施幼童留美的理想,坚实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容闳在华的各项口译活动时间虽然都不长,但在中国口译史上却产生了多项纪录:第一位香港审判厅有海外高学历的华人译员;第一位上海海关的“海归”华人译员;中国政府部门的第一位中国翻译官员。

二、结合实用的笔译活动

(一) 英译资料技惊中外

容闳在离开海关后,短期曾在一家英商公司担任书记,半年以后公司倒闭。大概他在公司担任的工作中经常有口译与笔译活动,这就启发了他,不如自己独立翻译书籍谋生。这样既不受老板或上级掣肘,又有机会结识商界学界的上流人物,伺机实施幼童留美之理想。可惜至今尚不清楚,期间他所译是哪些书籍,估计应与科学或商业有关。但就在这一阶段,他的两项笔译活动,显示其笔译能力,一鸣惊人。

1. 英译诔文 远胜英人

第一件事,当时上海一家著名洋行的行主逝世,该行主在商界颇负盛名,他的中外朋友非常之多。为了悼念死者,他的朋友们以中文撰写了一篇诔文,需要译为英文。为了翻译得准确典雅,他们特别聘

请两位译家进行翻译。其中一位译家是英国驻华领事馆的英国书记官,此专业译家的翻译质量理应可得到信任。当时容闳正以笔耕译书谋生,该家洋行的中国经理对容闳善译已有所耳闻,于是推荐容闳成为了第二位译员。两人将诂文译为英文后,意想不到的,容闳的英文译文却得到了众多外国人的好评,认为他的译文比英国领事馆书记官的译文更为精确。

外商们一致选择了容闳的译文,由于翻译质量精确,译文也优雅,他们干脆将这篇英译诂文直接用作墓志铭,刻在了死者的墓碑上。容闳这名中国人的英文译文,比英国专业书记官员的译文还要“英文”,容闳的这件译事,使中国商人均引以为荣。

2. 译撰启事 效益巨大

在容闳英译诂文事件不久,因黄河决口导致江苏严重洪灾,广大灾民流离失所,纷纷涌往上海沿街乞食。上海商人均热心募捐,因已闻容闳译撰能力超群,又有好事者托请容闳专门译撰了一篇英文募捐启事。启示在报上刊出不数日,便得到外国商人的捐款达二万元。中国的相关慈善机构十分高兴,再请容闳译撰一封英文函件,以向外国商人公布捐款数目及明细,并表示热忱感谢,函件很快在上海的一份西文报纸上刊出。

此项译事,再使容闳迅速闻名上海滩,几乎没有一位中国同胞,不为容闳的翻译能力而感到骄傲。容闳在回忆这两件译事时,不忘感激推荐人之一其友曾寄圃,同时也不忘提及由曾寄圃得识李善兰,再识曾国藩,并因此打开了通向幼童留美的大门(容闳 1985: 78—79)。

(二) 翻译地理、法律书籍

容闳在致力实施幼童留美计划的同时,还不忘抽空翻译西方科

学书籍,认为这同样是有益于学习西方、复兴中华的一件重要工作。在扬州丁日昌属下任职的六个月内,他抽空“译哥尔顿所著之《地文学》(*Colton's Geography*)”。接着回上海继续担任江苏省行政署译员,他又抽空翻译了派森所著的《契约论》(*Parson's on Contracts*)。虽然帮助他翻译的一名中国文人,认为《契约论》即使出版销路也不广,言下之意劝他不要翻译此书。但是容闳却坚信“此书于中国甚有用也”(容闳 1985: 119—120)。可见容闳选择此书,并非是考虑自己收入多少,而是以对国家是否有用为其出发点。

吐依曲尔牧师(Joseph H. Twichell, 1838—1918)在他所作的一次报告中提到容闳的译书时,说他译了一本英国法律书。他还说容闳“认为地理知识同其他知识一样,很可能对他的同胞有益”,因此,吐依曲尔牧师赞赏容闳的“笔译工作是杰出的”(吐依曲尔氏之演讲,转引自容闳 1985: 164—165)。吐依曲尔牧师演讲中所说的英国法律书,可能就是前述在丁日昌属下所译之《契约论》;“地理知识”的书籍则可能就是前述《地文学》一书。

(三) 翻译国家银行法律

1894年,中日两国因日本侵略朝鲜开战。出于爱国之心,时已返回美国的容闳,连续给中国的友人蔡锡勇发出两封信函,信内建议中国政府向外国贷款购买军舰等事项。蔡锡勇为福建龙溪人,1872年入同文馆学习英文,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赞兼翻译,当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蔡锡勇将容闳二信译为中文后上呈张之洞。张之洞转呈朝廷,朝廷即电召容闳回国。

在离别祖国13年后,容闳不顾年迈与家庭拖累,再次回来报效国家。但是清廷并未采纳他的贷款购舰之策,张之洞也只是委以江

南交涉委员的差使,聊以敷衍而已。不久,刘坤一任两广总督,他与张之洞政见多有不合。容闳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对于国内高官之间多有龃龉很是不爽。于是他在张之洞属下担任交涉委员仅三个月,便自行辞职。

1896年,容闳又回到了上海,时近古稀的他抱着赤子之心再次为国家献策,这次他建议朝廷设立国家银行。他为向清廷条陈作了认真的准备,“先将国家银行法律及其他有关系之法律,由一八七五年美国订正之法律中译为汉文。”协助容闳翻译美国银行法律的有黄开甲。黄曾出洋留学,担任过圣路易斯博览会中国展馆的副监督。翻译完毕后,容闳便带着译本自己直接去了北京。他首先晋见总理衙门(外交部)大臣兼户部(财政部)侍郎张荫桓,因此人于1884—1888年曾任中国驻美公使,既较开明又有见识,与容闳当为旧交。他阅读了美国银行法律译本,并帮容闳修改了他的设立国家银行的计划,然后代为转呈户部尚书翁同龢。

翁同龢与部中诸大臣均也赞同容闳所提出的计划,于是拟成奏折上呈,户部并已开始筹备设行、用人及购地,还准备派容闳返回美国咨询设立国家银行的最佳方案。意想不到的,此举有损中国电报局总办及上海税商局总办盛宣怀的私利。因其通过贿赂上下打点,致使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夭折。但是容闳首译美国国家银行法律,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中国人最早翻译法律资料的记录。从这一点上就可以说,容闳的这项翻译工作所花力气并没有白费(容闳1985:151—153)。

三、翻译活动的特点

容闳虽未以翻译为终生职业,但他在我国翻译史上应该占据一

定地位。他的翻译活动具有下述思想与特点。

(一) 他是我国同文馆翻译人员成长前最为出色的口译人员,在我国口译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香港高等审判厅第一位华人译员;上海海关第一位具有顶级大学学位的华人译员;近代中国第一位华人翻译官员。

(二) 担任海关译员时,不与中外通事同流合污,拒绝侵吞国家财产。坚持翻译工作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实为后继涉外翻译人员的思想楷模。

(三) 担任香港审判厅译员时,反对洋人翻译与顶头上司的歧视,维护了中国译员的尊严。

(四) 现知他的笔译活动固然不算很多,但是他在翻译谕文及译撰募捐启事与感谢信时,均以其杰出的译技艺惊中外,为中国人的翻译活动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五) 坚持翻译对国家有用的书籍,他翻译地理书籍、国家银行法律资料都是如此,并不以赚钱为译书目的。

第四节 培养外交翻译人才

容闳终生重点为之奋斗的幼童留美学习之理想,由于清廷昏庸与官员保守,最终被残酷地拦腰斩杀。这是西学东渐再造中国历史上一件极大的憾事。本来这批留美幼童在美国留学,与美国人

相处均彬彬有礼、谦虚得体,学习中西文化都十分勤奋,全部学成回国报效祖国革新中华,将会对我国近代史产生重要的影响。120名幼童在1872—1875年分四批赴美,1881年被迫全部终止学业撤回祖国。1876年正是首批幼童留学生涯的中途,该年也正是美国为纪念建国百年在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的代表受派专门赴美参观了博览会。回国后他将参观所见所闻全部写入了《环游地球新录》。让我们来看看1876年时一般美国人与李圭眼中留学不久幼童的表现。当时李圭已参观过幼童留学总局,且容闳曾陪同李圭参观美国的枪炮机器制造厂,因此李圭对幼童留美事自然十分关心,书中关于幼童学习等情况记载也较为详细。

李圭在其《环游地球新录》中,先记载了他在博览会上所见到幼童的学习情况展品,记道:“我国幼童课程窗稿亦在列。尝见其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所著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庆贺百年大会序》、《美国地土论》、《风俗记》,亦尚通顺。每篇后附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陪同李圭参观博览会的翻译说,幼童所附的数页洋文,是中文策论的英译文,实际上学习不久的幼童已能写出英文论文,且主题多样,论文中引用古拉丁文经典的很多。翻译又说,我在国内学习五年,拉丁文仍不懂,真不如幼童在美国学习两年(李圭1985:212)。因此,通过参观博览会,李圭对幼童在美国学习的各种课程,包括已能引用拉丁文各种经典,写出主题非常丰富的中文与英文论文,已有了初步印象。

光绪二年(1876)七月初三日,幼童113人(时120人中一人不幸夭折,六人因故已回国)在一名中文老师刘云房(其骏)、留美总局翻译邝容阶(其照),以及六名美国男女老师带领下,专程来到美国费城

参观博览会,首尾五日。在此期间,李圭亲自与幼童多有接触与交谈,因此在《环游地球新录》中他专设“书幼童观会事”一节,详记幼童言行举止及自己对幼童表现的观感。

李圭首记美国对于幼童参观博览会十分重视,数日前各报已发布新闻,当时博览会建筑“屋顶升黄龙旗,进出有乐人鼓吹,极尽冠冕堂皇”。第三日,美国总统还接见了幼童。“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可见美国各界普遍认为,中国幼童留学美国,不仅有助未来中国复兴,也有利于今后中美两国交往,故费城对于幼童参观有如此高规格的欢迎。此外,李圭接触的初步印象是,幼童们不仅英语精熟,而且聪敏好学,待人礼貌,举止言谈文明。

李圭又进而记载,幼童“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李圭又问幼童中较年长者博览会举办目的,幼童答曰:“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识见。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对于其他各种问题,幼童回答时,“言皆简捷有理”,李圭不禁感叹幼童留美时间不长,“西学所造,正未可量。”更感叹地写道:“是诸幼童,孰有不就陶熔而成全器哉!”因此,他在《新录》中,驳斥那些认为幼童留美是“下乔木而入幽谷”的保守观点,并认为“幼童之往业者,业其事为耳……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李圭 1985: 298—300)。

笔者在此不厌其烦地引用李圭对当时幼童言谈举止及留学效果的描述,只是为了说明一件无可置辩的事情,即如果这 113 名幼童均能如期学成回国,那么他们对当时革新中国的历史作用,可能难以估量。

但是,在这些被迫中途回国的留学生中,还是涌现出了一些近代

杰出人物,如: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甲午海战抗日英雄吴应科,等等。同时,在这些留美学生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翻译人才,使我国摆脱了长期依靠洋人担任外交翻译官员的尴尬,而且这些幼童在翻译业务方面,与较晚我国同文馆自己培养的外交翻译官员相比,应该更优秀些。

有资料报道,在留美幼童中,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有两人,公使有两人,外交官则达12人(高宗鲁 1986: 自序)。笔者搜集留美幼童后任外交翻译的人员可列举如下。

陈永康,字盈科,1859年生。首批幼童,就读于耶鲁大学,先后在清廷驻纽约领事馆担任翻译与领事。

钟俊成(进成),字勉之,1859年生。首批幼童,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美国驻华领事馆工作。

钟文魁。1859年生。首批幼童,就读于耶鲁大学。后在中国驻法国公使馆工作。

吴仲贤,第二批留美幼童,布朗大学就读。后在中国驻墨西哥公使馆任代办。

陈佩湖,字碧珊,1863年生。第二批幼童,就学于耶鲁大学。后在美国驻华领事馆工作。

苏锐钊,1860年生。第二批幼童,就读于瑞萨莱尔工学院。后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

王良登,字辅臣。第二批幼童,曾在新罕布什尔州上中学。后任中国驻古巴总领事。

张祥和,1863年生。就读于哈德福特中学。先后在中国驻西班牙、秘鲁的使领馆任外交官员。

王凤阶(嗜),字仪廷(亭),1860年生。就读于威利斯登学校,先

在中国驻英使馆工作。1890年,以翻译官职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行抵巴黎途中,不幸病故。

刘玉麟,字连道,1863年生。第四批幼童。先后任清廷与民国驻英国公使。

唐荣浩,字芝田,1863年生。第四批幼童,后任山东省外事局长。

梁丕旭(梁诚),字义良。1864年生,第四批幼童。1887年,先随驻美公使张荫桓赴美,担任外交官员。1902年,升任驻美公使。

欧阳庚,留美幼童。1905年任驻旧金山领事馆翻译官,后升任副领事。1909年1月至7月,任驻缅甸仰光领事馆领事。1910年1月至1911年,在巴拿马创建领事馆并担任领事,其间1909年7月至1910年3月,还兼任过驻加拿大温哥华领事馆领事。

容揆,留美幼童。1881年未回国,毕业于耶鲁大学。后终生在中国驻美公使馆工作。

钟文耀,留美幼童。就读于耶鲁大学,曾在中国驻美公使馆任外交翻译官。后任美国驻马德里、菲律宾使馆的外交翻译官员。钟家四代均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创设钟文耀奖学金。

梁敦彦,留美幼童。晚清时任清廷外务部尚书。

唐绍仪,留美幼童。1904年任我国全权大臣与英国谈判,后接管原由英国管辖的中国海关,成为负责中国海关关税的第一位中国人。1908年以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访问美国。1912年更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钱钢、胡劲草 2010;黎难秋 2002)。^①

综上所述,容闳在培养外交翻译人才方面,无疑是有贡献的,虽

^① 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播出节目《留美幼童》(2004年6月6日)、《幼童》(2011年3月25日、26日)亦有相关介绍。

然他派遣幼童原来的目的要广泛得多,真可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第五节 西学东渐的先驱

当晚清广大中国士人,仍然浑浑噩噩于八股入仕的时候,作为首位毕业于美国顶级名校耶鲁大学的留美学生,容闳充分意识到了祖国与欧美国家先进科技文化的巨大差距。他义无反顾地归国报效祖国,力推幼童留美来复兴中华,将其作为终生最重要的事业。他不断地向朝廷献计献策,将个人名利、财富、家庭幸福均置之度外。数十年间固然困难重重,他却始终无怨无悔。在腐朽清廷统治之下,容闳报国无门。最后因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终为清廷通缉,无奈于1902年再次赴美避难。1912年,容闳因病客死异国。他的不平凡的一生,使他成为最早留学西方、归国报效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

容闳在祖国为腐朽清廷所不容,但美国社会都充分了解他的学识与抱负。美国人称赞容闳“凝聚着他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因为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又认为他为幼童赴美留学所做的一切事情“全能表明他具有成为英雄的素质,是现代文明中最重要的知名人物之一”(吐

依曲尔氏之演讲,转引自容闳 1985: 173)。早在耶鲁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 1876 年,学校便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容闳逝世的第二天,美国康涅狄克州的《哈城日报》便专文纪念容闳,盛赞他“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甚至一名英国人 H. N. Shore 也曾这样称赞过容闳,他说:“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钟叔河,容闳与“西学东渐”,转引自容闳 1985: 31—32)。是的,一个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容闳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

“幼童”梁诚后来在担任我国驻美公使期间,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又是“幼童”唐国安担任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培养留美预备学生,并亲自带领学生赴美留学。这两名“幼童”最终继承并实现了容闳的“幼童留美”理想,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其中不少人为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学生更以百万数计,仅 2011 年一年,学成回国报效者就高达 33.97 万人次(韩言铭 2012)。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已经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已果实累累。如果容闳地下有灵,一定会感到无比地宽慰吧。

现在中美两国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已分别在纽约与珠海设立了以“容闳”命名的学校。在容闳逝世超过一百周年之际,我国翻译界也应该充分发掘与衷心怀念他在我国翻译史上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高宗鲁. 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C].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6.
- [2] 韩言铭. 海归创业需跨过三道槛[N]. 中国商业报, 2012. 2. 21.
- [3] 李圭. 环游地球新录[C].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4] 黎难秋. 中国口译史[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 [5] 钱钢、胡劲草. 大清留美幼童记[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
- [6] 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7] 汪广仁. 徐振亚. 海国撷珠的徐寿父子[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作者信息

黎难秋(1938—),男,退休前为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翻译史。

